

财

富人向“天堂”

一个出身卑微的外地大学生，毕业后不甘于回到苏北家乡独闯上海滩，几年间成为沪上大亨的真实故事。

这个被算命先生认定“命犯天煞”的苏北青年在与命运顽强抗争中所经历的磨难，是契合，还是应验？

道

葛红兵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財

富人向“天堂”

道

葛红兵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财道：富人向“天堂”/葛红兵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2.7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335 - 8

I. ①财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5459 号

财道：富人向“天堂”

作 者：葛红兵

责任编辑：佳 丽

装帧设计：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 - 10 - 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 - 10 - 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 数：260 千

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335 - 8

定 价：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“我要钱!”崔钧毅对老人说。

老人给了他一个嘴巴:“滚!”

是啊。崔钧毅要什么呢?在江北的一个小镇上,他又能要什么呢?崔钧毅说:“我要过得富贵!”可是,富贵是崔钧毅这样的人能要的吗?崔钧毅抹了一下嘴角的血,又重复了一遍:“我要过得富贵!”这时候,他的脑子里只有恨,歉疚全没了。

路灯还没有熄,崔钧毅就离开三余了。

他要离开这个地方。

那个老人对他说:你以后永远不要在三余出现。声音从老人的牙齿缝里出来,似乎要戳穿崔钧毅的耳膜。崔钧毅对着老人发呆,什么话也说不出。那个原本要做崔钧毅岳父的人,那个试图把女儿嫁给崔钧毅的人,终于对他失望了,他要崔钧毅走得远远的,永远不要再出现。“你现在就走吧!”这次,老人语调平和了。崔钧毅想,老人是对的,凭什么把女儿交给他呢?他一无所有,没有房子,没有票子,本来这些还好说,谁活不是一辈子,风光是一辈子,贫贱也是一辈子,可是,崔钧毅不安分,老人看透了他,看见了他心里的狼,老人就不能把女儿给他了。“总有一天他会像狼一样跑掉,头也不回!”他对女儿这样说,“不如现在就让他滚。”

“我没骗她的钱,我只是拿她的钱投资,我只是投资失败!”

“你不用还了!要说欠,你欠的哪里是钱?是人命!”老人头也不回地说。

开往上海的船上，那个瞎子拽住崔钧毅，崔钧毅看到他黑洞洞的眼神亮了一下：“你命犯天煞，不会有好报！”瞎子说得恶狠狠的，手在用力，指甲掐到崔钧毅的肉里了。崔钧毅疼了，非常疼，但他说不出话，这个瞎子为什么要抓住他呢？他真的能明断天机么？崔钧毅不相信。也许瞎子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只是想从他身上弄点钱。“如果是这样，我不会给你一分一厘。”他在心里说。

但是，崔钧毅没有动，就让他那么掐着，等着他眼神里的亮暗下去，瞎子慢慢松了手，然后走开，他的步子那么大，身段那么灵活，一下子就消失在铁栏杆的尽头，竟然不像一个盲人。“他把诅咒留了下来，然后自己消失了。”

瞎子没有要钱，就消失了，这让崔钧毅难受，离开三余是命运的安排么？他这么多年在三余，最后得到的就只有这个诅咒么？

江风一吹，崔钧毅似乎突然明白过来，他的处境叫离乡背井。离开故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即使那里有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崔钧毅爱的人，崔钧毅所有认识的人，崔钧毅所有的记忆，崔钧毅在那里用掉了的童年、少年，但在崔钧毅 25 岁的时候，崔钧毅一无所有地离开了它，身上什么也没有，除了刚刚得到的诅咒。

崔钧毅爱江北，那些交错的河流、河流里的鱼，油菜花灿烂的田野，还有田野里栖息着的祖先们的魂灵，那些魂灵就住在麦地里，那些刻着名字的石碑底下。崔钧毅每年去看他们，开始是祖父带崔钧毅去，他牵着崔钧毅的手，在麦地里走，一个一个名字，一块一块石碑地看，他念给崔钧毅听。后来祖父也走到了那些石碑和名字里去了，然后是父亲带崔钧毅去，崔钧毅知道，父亲和崔钧毅，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些石碑和名字里去，崔钧毅们将永远在一起。比起来，崔钧毅们在地上的家只是临时住所，而这里的家，却是永久的，崔钧毅们无论在地上住多久，都要回到这里。

崔钧毅不能没有他们，他们在地下看着崔钧毅，看着崔钧毅出生、长大、衰老，没有他们看着，崔钧毅就长不大，也老不了，不

能在老中得到平静的内心，不能安详地死去，不能死在地上。

但是，现在，崔钧毅离开了。

6点的时候，船开进吴淞口，夕阳在灰暗的江面上留下一些巨大的倒映，逆光中，远处一些柳树歪歪斜斜，在没有风的黄昏，它们的摇摆显得非常奇异。

这一年的上海，非常热，热得江面上到处是氤氲的水蒸气。

多年来，那个热的江面构成了崔钧毅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之一。崔钧毅相信那个时刻，在吴淞口看到的那些柳树，那些黄昏中静默着却无风而动的柳树，它们和上海这个城市有着神秘的联系。虽然想象中的上海应该是在那些高楼大厦里的，不应该是一些柳树。

在崔钧毅的故乡，此刻，也有柳树一排一排地排在夏天里，但它们是会唱歌的，知了在其中大声叫喊，唱出高亢激昂的调子来，风不会招惹这样的柳树，它们被一团热包围着，热气蒸腾着，它们似乎喜欢热，它们不会在热中无奈地忸怩摇摆。

河岸的两边有几艘破旧的军舰，军舰后面是灰色的水泥围墙。上海，上海，就在那些军舰的后面吧，上海，上海，就在那些灰色的水泥围墙后面吧。

没过几分钟，实在是太快了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上海就到了，船上有人大声喊：“上海到了，上海到了。”有人挑着担子开始往外走。

是啊。上海就这样到了。

崔钧毅除了一只很小的手提包，没有什么行李，但他比那些有行李的人沉重。崔钧毅拖着身子随着人流走出满地水渍的码头，两边是低矮的铺面，有个小伙子，站在人流的中间，手里拿着卡片在分发，他的T恤已经湿透了，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：“要住房吗？最便宜的！”说着，他把一张卡片塞进崔钧毅的手里，还郑重地在崔钧毅的手掌上按了一按。

“你们的旅馆在上海吗？我要去上海！”崔钧毅犹疑着说，崔钧毅想，他一定听不见我在说什么。

果然，他没有听崔钧毅说话，崔钧毅离开他，一个人站到马路边，马路上的热浪迎面撞了过来。热浪中的人流，他们坐在汽车里，飞速地移动着，在人流的后面是那些拆了一半的楼房，黑黢黢的砖块裸露着，像老人的牙齿。上海多大了呢？大概 90 多吧。现在，崔钧毅在大街上首先看到了他的牙齿，它们空洞地张着，对着人流。

崔钧毅要去上海，住在上海，生活在上海。

“你这就对了，来上海一趟，不能住在码头上，这里哪是上海啊？你应该住到我们那里，我们那里才是上海。”的士司机老宋一边擤鼻涕一边打方向盘，他打得太猛了，崔钧毅差点在后座上翻倒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看崔钧毅，问，“你是来上海出差？行李很少！”

崔钧毅说：“我来上海工作。”崔钧毅想说，我一件行李也不带，就是不想让自己和过去有联系，我是来找新生活的。

“哦！你们都觉得上海好，来了就不想走，你们把上海当什么？当钱包？”司机双手脱把，重新戴上手套。

“师傅，我上过大学，我不是来这里捡钱包的，我要自己挣一只钱包。”崔钧毅能说什么呢？面对一个上海人，他这个外乡人能说什么？他不是来抢饭碗的，是来造饭碗的？其实，崔钧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他身上只有 1000 来块，是他半年的工资加学期奖。

司机老宋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你到底去哪儿啊？看你样子挺正经的一个人，给你介绍一户人家住吧。你住旅馆，价格也太高啦，恐怕你住不上几天人家就要赶你走啦！”

司机把崔钧毅拉到乌鲁木齐路 328 弄，楼下的大门半开着，门把手上满是灰，司机一边提醒崔钧毅小心，一边自己却打了个趔趄，差点儿摔倒。原来，进门就是楼梯台阶，没亮灯，黑得根本看不清楚，崔钧毅跟着司机往楼上爬，爬了三层，楼梯真陡，崔钧毅没见过这么陡这么窄的楼梯，身子老是在墙上、扶手上磕碰。一路摸上来，感觉两只手上全是灰，灰吸了他的手汗，粘糊糊的。

崔钧毅不知道为什么，上海人不把楼道修得宽敞一点，又为什么不亮个灯。

“死人，带人来，也不说一声！”女主人开了门把他们让进去，

轻声对老宋埋怨。

进屋，崔钧毅才发现屋里非常干净，和屋子外面的感觉完全一样。这是一个两居室加一个小厅的小户，他们所在的是一个过道式的厨房，小，一张桌子摆着，他们三个人就只能坐来说话了，司机把崔钧毅介绍给女主人：“小伙子，你遇见张姨算是遇见好人了！你运气好，张姨正好要个房客！”

张姨穿着一件大花的短袖衫，下身是白色的裤子，看得出来，因为居家的缘故，里面并没有穿胸衣，温润的乳在红白相间的图案下晃着，浑圆的臀部不张不弛不藏不露。这是女人最好的年纪，一切都是成熟的，但是又不过熟，大城市的女人是丰满的，有大城市的白皙和优容，但又是利落、时髦的，绝没有拖沓的感觉。

崔钧毅没头脑地紧张起来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坐在那里，手上是刚刚从楼道上抹来的灰。张姨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，这时司机说：“小伙子，260一个月，你就好好住着，找个工作安顿下来。”说着，司机转身对张姨说了声“我还要做生意去”，就走了。屋里留下张姨和崔钧毅两个人，崔钧毅更紧张了。

张姨仔细盘问起崔钧毅来，问崔钧毅家住哪里，为什么来上海，等等，崔钧毅一一答了，但是，他的确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来上海呢？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上海，张姨脸色就不好了：“看你长得不错，还是大学生，怎么就这么说话呢？”

崔钧毅说：“张姨，您就留下我吧，我身上有1000块，要是这钱花光了，我绝不赖着。”

张姨面露难色：“按理，付三押一，你得付我1000块。”

崔钧毅不知道怎么说服张姨，他抽出600块，放在桌上：“我先给您这些，您让我先住，那剩下的，我按月复利10%算给您，我挣了钱，立即还。”

张姨叹了口气，嘟囔了一句：“老宋这人，做事儿就是不着道。”收了钱，起身把崔钧毅领进一间小屋。崔钧毅想，老宋大概就是刚刚走了的那个司机吧。小屋只有十二三个平方的样子，一张木床，一张小的桌子，崔钧毅站在床边，张姨就只能顶着他的膝盖和他说话。

话了：“这以前是我小女儿的房间，现在，她上大学了，平时不回家，租出来，家里人气也旺一点。”

等张姨出去，崔钧毅关了门，躺下来才发觉天花板很高，足有3米，上面装饰着西式石刻花纹，花纹的雕工很细致，看得出来，这楼以前是大户人家的，也许这间原来是大客厅的一部分，那么，外面的厨房呢？另一间呢？崔钧毅想把整个房子看一看，但是，一阵疲倦和哀伤让他在床上陷得更深了。他翻开报纸，看了几页，翻到广告，黄浦证券公司在招人，倒是可以去看看。

要是找不到工作，400块钱能支撑几天？

醒来的时候，崔钧毅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这人不像是坏人。”像是老宋的声音。

“这可说不定，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戴厚英和她的侄女，最近被一个外地人杀了，这个外地人还是她老乡呢！据说戴老师还给他很多帮助的。我妈一个人在家，我怎么放心。”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。

“老宋，你怎么随便什么人都往家里领？”这是张姨在埋怨。

“我一个司机，哪里认识什么人呢？你要个房客，我看他正好要找房子，就带来了。”老宋低声下气地解释。

“现在怎么办呢？阿梅一定要他走，我可开不了口，这会儿赶他走，他去哪儿啊？小伙子也怪可怜的，进去就没有出来过，也没看他吃饭去！”张姨说。

他们压低了声音，但是，这房子隔音太差，崔钧毅还是听得真真切切。是不是他们故意说给自己听，让自己知趣地告辞呢？好像不是。崔钧毅想上一下厕所，但是，最后还是忍了。

第二章

早晨8点不到。上海海关大楼的钟声响了，外滩、高架在曙光中露出轮廓。但是，老式里弄里，似乎一切还没有复苏。崔钧毅在饥饿中醒了过来，昨天几乎一整天没有吃饭，肠胃都空了，崔钧毅爬起来，感觉头有点晕。外间没有人，可能他们都上班去了吧。

9月的上海，天已经不那么热了，但是，两天没洗澡的崔钧毅还是感到浑身难受。崔钧毅到洗手间用冷水抹了一把脸，他没有毛巾，只能用手擦了一下，抹掉脸上的水珠，看看下巴上，胡子长出来了。今天要出门找工作，不能这么邋遢，得收拾一下。看看洗手间里，各种各样的洗发水、洗脸液，各种各样的毛巾整齐地摆放着，但是，人家的东西，自己是不能用的。

张姨穿着练功服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提着早点，她喊崔钧毅：“小毅，阿姨买了早点，一起吃吧。”说着，张姨走进洗手间，从架子上扯下一条毛巾，“这是阿姨昨天给你翻出来的，新的，你先用着吧，一个人出门，也怪可怜的，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。”说着，又递给他一把牙刷。

里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张姨拉了里面出来的女孩给崔钧毅介绍：“这是我女儿张梅，在上大学，昨晚回来的。”

张梅穿着一件吊带衫，差不多半透明，里面的内衣隐隐约约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崔钧毅低下头，说：“你先用洗手间吧。”

张梅却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：“你说你是大学生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？”

崔钧毅说：“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！”

张梅一边理头发，一边盯着崔钧毅，上下打量，追问道：“哪个专业？”

崔钧毅被张梅盯得很不好意思，“国际金融专业。”

张梅转了一下眼珠道：“我在复旦，研究生二年级，不过金融专业，我可不知道，要看看你会不会做高等数学。”说着，她噤噤地跑回房间，拿出一个本子摊到崔钧毅面前，“要是你把这几道题做了，做得出来，就证明你是大学生。”

张姨出来打圆场：“先让人家吃了早饭再做，饿着肚子怎么做？人家昨晚也没吃饭！”

高等数学是崔钧毅的强项，崔钧毅说：“张姨，不要紧，我一会儿就能完。”他提起笔，做起来，这几道题其实都不难，是几道统计概率题，没几分钟，他就做完了。

张梅拿过去看，用笔演算，指着一段要崔钧毅解释，崔钧毅俯身过去，从张梅手上拿笔，张梅攥着不给，你怎么都没有演算过程啊？直接到了答案？崔钧毅说，我有心算能力，有些步骤不用写出来，我的脑子可以直接见到。张梅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你有这本事？她抬起头来，头差点碰到崔钧毅的鼻子，身上那种少女特有的气息冲得崔钧毅一阵晕眩，崔钧毅不由地往后让了一让！张梅不屑地叫起来，哟，还不好意思了？我还没有怎么的呢？乡下人。

崔钧毅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，接过张姨递过来的豆浆，埋头喝起来，张梅噙噙地进洗手间了。

崔钧毅喝完了豆浆，又吃了一根油条，心里想着面试的事儿，他不懂证券，面试一点把握也没有，怎么才能出奇制胜，给面试官留个特殊印象呢？想起自己上大学参加数学竞赛的事儿，崔钧毅脑子里渐渐有了主意。他对张姨说，要去天目路上的恒丰大厦应聘，张姨告诉他先乘49路，再换64路。将要出门，张姨又说，这样哪成啊？看上去那么土气，真就是乡下人了，一点卖相也没有！说着，张姨到洗手间拿了发胶，往他头上涂，然后左看右看，还是不顺眼，问他有没有其他衣服了？崔钧毅说只有一件短袖衬衫，张姨就让他换长袖，他没有长袖衬衫，只说，张姨你借我一只计算器，有计算

器，我一定成功。张姨给他拿了平时上菜场用的计算器。

出门的时候，崔钧毅听见张梅从洗手间出来了。张梅说，妈，干嘛对这个乡下人这么好？你把他那么一弄更乡气了。张姨说，不要老是乡下人、乡下人地叫人家，看他倒不像是白相人，你外公当初来上海，不也一样是乡下人？人家看起来很清秀，至少比你好看多了。

公交车一路开着，崔钧毅在座位上睡着了。早晨的上海虽然嘈杂，但是，挡不住崔钧毅的年轻，年轻人就是好睡，尤其是早晨。醒来的时候，公交车堵在恒丰路桥上，不上不下的样子，人们焦急地看着前方，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边上交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，崔钧毅发现自己的头竟然枕在一位女士的肩膀上。他扫了一眼那位女士，她很端庄，像无法采摘的凌霄花，甚至有些高傲。崔钧毅想不清楚，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位女士有这种感觉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外省人，在上海，他眼里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是有些高傲的，他们有城里人，特别是大城市人特有的贵气。他忍不住又瞟了一眼旁边的女子，但见她脖子上挂着一只十字架，那十字架在晨光中隐隐地闪烁。

崔钧毅脸红了，他不好意思地对那女子笑了笑：“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车不动了？几点了？”

那女子玩着手上的大哥大，笑着说：“桥上！堵车了。小弟，在哪儿上班？急着报到？”

崔钧毅犹豫了一下，答道：“证券公司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哪家公司？”

崔钧毅低声说：“黄浦公司！”

那女子打量了他一下，点点头。

崔钧毅一看手表，忙从车窗翻出车厢，又翻过快车道栏杆，往前急走。刚走不远就被交警逮住，交警抡起架势要教育他，崔钧毅灵机一动装起哑巴来，他嗷嗷叫着，手上比比划划，一边脚上也没有闲着，往后溜。交警狐疑起来，正犹豫着怎么对付崔钧毅的当口儿，崔钧毅已经一溜烟跑了。

车上，那女子一边打电话，一边把崔钧毅的把戏看在眼里。

到了黄浦公司，崔钧毅发现已经有几十个人在这里等着了。崔钧毅感觉那点可怜的信心正从心里往外漏，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？恐怕上午是轮不上了吧？一会儿，一位秘书进来，给大家发了号，又招呼第一个人进去。崔钧毅感觉从来没有那么虚弱过。在三余教书的时候，他有过这种感觉，他觉得自己就要烂了，而且他得眼看着自己烂下去，一点儿动弹不得。他逃离了三余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种虚弱的感觉还跟着他？

轮到崔钧毅已经是中午 12 点了，崔钧毅向考官们一一鞠躬问好。

坐在中间的武总问道：“你今天是怎么过来的？”武总的声音极其洪亮，好像不是对着他说话，而是在百人大会上发言。

崔钧毅打起精神，他想给武总一个朝气一点的印象：“坐公共汽车。”

武总点上一根烟，抽了一口，“你知道你为什么坐公共汽车吗？”

“因为穷！”

武总又说：“但是如果你坐公共汽车，你就永远也富不了，因为你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了，你永远比打的和自己开车的人慢半拍！”

崔钧毅提高了声音，他得迎上去：“所以，真想挣钱的人应该先借钱买车，然后开着借钱买的车，去挣钱。”

武总哈哈大笑起来，挥着大手道：“小伙子，不错啊。有思路，有志气。看资料，你是西北大学毕业的，国贸专业？懂证券吗？”

崔钧毅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动作太快了，差点儿带倒了椅子。他几乎是扑向武总的：“武总，我有特殊的心算能力和数字记忆力，我现在不懂证券，但是，我会懂得很快！”武总显然让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身子向后仰了一仰。这会儿，崔钧毅顾不得许多了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要赢，要这份工作！他把计算器放在武总的手上，“武总，我看着你击键，你可以一口气打 14 个数字的加减乘除，你打完，我可以用笔默写出来，并且同时给出得数。”

武总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接过计算器，遮住屏幕，一口气打了

14 组数字。

崔钧毅闭着眼睛，立即把那 14 组数字默写了出来，并直接写了答案。

武总掀开遮在计算器屏幕上的纸，看了一下答案，果然对。他拉开大班椅，站起来，倾着前身，一手抓住崔钧毅的肩膀，一手握着崔钧毅的手，大声道：“小伙子，奇才啊！”

我被录用了？崔钧毅心头一阵狂喜。可是，武总又收回了手，他转身对身边的两个人道：“可我们是证券公司，不是数学研究所。”那两人都附和着点点头。

崔钧毅被眼前局势的突变弄得转不过弯：“你是说你不要我？”崔钧毅一下子晕眩起来，为自己的自作聪明感到后悔。武总换了个姿势，两只手郑重地握住他，还往下压了两下：“小伙子，你到我们这里来，恐怕是要屈才啊，我们这里只是挣点钱过生活的地方，你要好好考虑！”

崔钧毅想说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，我就想挣钱。但是，自尊不允许他说话了。

武总又说：“我看你不服气，好吧，出一道题给你做，你要是能做出来，就来找我。一间屋子，门外有三个开关，里面有三盏灯，你只能进屋一次，有什么办法确定三盏灯和三个开关的对应关系？你去吧，回去想想。”

他晕晕乎乎地走进电梯，又跟着人流出了电梯，到了走廊上，却发现他乘的电梯是向上开的，他现在是在 24 层顶楼上。顶楼的楼道是回型的，他转了一圈，正准备下楼，身后有人叫他：

“小弟，怎么在这里转悠？你在哪层上班？”

回头一看，想起来了，是早上在汽车上碰到的那个女子，“我其实不在这里上班，我只是来应聘的，我还没工作。”

“哎哟！这么机灵漂亮的小弟，看了就让人心疼，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？”她收了手上的大哥大，从坤包里掏出一张粉红的名片。

崔钧毅接了名片，上面写着“上海鲲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邢小丽”。“邢姐，原来你是总经理啊！以后有机会可要带带

小弟，要是小弟有机会跟着邢姐做事，就是三生有幸啊。”话出了口，崔钧毅自己也吓了一跳，自己也能说出这样的话？

“不错，脑子哈快，立即就攀上来啦，邢姐倒是喜欢这种性格呢！”邢小丽也斜了他一眼，“是不是在黄浦碰了一鼻子灰？他们武总我倒是认得的。”

说着，邢小丽在一间办公室前停了下来，崔钧毅急忙过去推开办公室的门，邢小丽挡住他，“小弟，你回吧！有什么事儿，给我电话！”说着，袅娜地进去了。崔钧毅看着她性感的背影愣了，直到里面出来一个小姐，问先生有什么事儿吗？他才红了脸往外走。

没有工作，身上的钱恐怕支撑不了几天，他又不能天天呆在房间里，他怕张姨那热切的询问的眼神，张姨希望他找到工作——要不然他怎么付房租啊。崔钧毅告诉张姨，他在找工作，天天一大早就出门。其实呢？他常常是买了一张报纸，然后就坐在什么地方的台阶上，有时候，一坐就是一个上午。这天，他早上给大学同学卢平打了一个电话，卢平答应帮他问问，什么地方需要人手。之后，他坐在乌鲁木齐路五原路口，从9点坐到1点。日头真辣啊，中间他到附近的真元咖啡屋上了一次洗手间，顺带喝了一点自来水，其他就再也没有动过。为什么呢？他给卢平的那个电话号码是街边公用电话，他只能在那里死等。他解开裤袋盖，从后袋里取出10块钱，舔着嘴唇，边上卖盒饭的老板主动递过来一盒盒饭，崔钧毅摇摇头，又把那张钞票放进口袋。他想，要是两点之前卢平不来电话，今天没地方去，就不吃饭了，饿就饿着吧。卖盒饭的老板说：“兄弟，人是饭做的，你不吃饭，马上就沒形儿了。”崔钧毅一阵难受，“你就知道吃！吃！吃！”老板也不介意他的态度，继续说道，“在这里混，混不出名堂，还不如回家去，年轻，没有钱，但是力气总是有的，回乡做个事儿，哪里不活人？”崔钧毅不想听他唠叨，挪了挪位置。一会儿老板又过来，要崔钧毅帮他整理桌椅、盛饭什么的，可以开工钱给崔钧毅。崔钧毅摇头拒绝了，“我不能做这个，我要挣大钱！”

好在卢平终于来电话了，说大航集团正在招人，又说大航集团

老总周重天是他们同学周妮的父亲，周妮也在大航集团工作，让他去试试运气。

崔钧毅重新掏出那 10 块钱，卖盒饭的老板盛了饭给他：“兄弟，吃吧，有了力气好做事。”老板不要他的钱，崔钧毅不肯白吃，“我又不是要饭的，老板。”老板就笑，“我哪里是什么老板，叫我老饭还行，只是混饭吃么。听口音，我们是老乡，你以后叫我老范，我姓范。”

崔钧毅来到大航集团总部，恰巧碰到集团老总周重天从加长林肯中出来，门房为了让周重天先走，故意推了崔钧毅一把。崔钧毅感到莫名的屈辱，可是又说不出屈辱在什么地方。来到楼上人事部，人事部接待员白小姐非常傲慢，说他们要会计，最好有会计资格证，问崔钧毅有没有。崔钧毅答没有，白小姐让他把资料留下，回去等消息。崔钧毅问白小姐：“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周妮的？”白小姐警惕地反问道：“你到底是来应聘的，还是来找人的？”崔钧毅就没话说了。

崔钧毅心灰意懒地从大航集团大楼走出。

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崔钧毅决定不坐公交车了，就这么走回去。天下起雨来，崔钧毅没有停，仍是一路慢慢走。他闻到了雨水在水泥地上浸渍开来的味道，两边的冬青树叶发出的青涩的味道，等等，这些味道混合在汽车尾气的味道里，让他头晕。从浙江路左拐上北京路，又从石门路拐上南京路，崔钧毅实在累了，腿发软，就在路边站了一会儿。

回到家，张姨正嗑瓜子，看电视，他也没和张姨打招呼，就径直进了里屋，倒在床上睡过去了。

崔钧毅不敢回家，他把父亲给他交学费的 10 块钱弄丢了。天暗了，崔钧毅的父亲把崔钧毅踢进大雨中，要他去找钱。崔钧毅边哭边走，遇到了他刚过门的婶婶，他伏在婶婶的怀里，哭啊，哭啊。

“醒醒！醒醒！”有人在叫他。

他努力顶开沉重的眼睑，看到张姨正抱着他，他的手搭在张姨

胸口，头埋在张姨的怀里。他想让开，却一点力气也没有。这一幕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自己在做梦？梦中之梦？

“醒了？身上好烫！恐怕是发寒热了。”张姨说着，放下他，走了出去。一会儿，张姨又端了赤豆汤进来，用枕头把他的头垫高了，一勺一勺喂他。床太窄，张姨一坐，他就只能半侧躺了，他的腹部和大腿绕着张姨，张姨身上凉爽的体温让他舒服。张姨放了碗，“你躺一会儿，过会儿吃退烧药，以后上街可不能淋雨，你是淋雨啦！我看你回来，脸上烧得通红，吓煞人！”

张姨把退烧药放在床头柜上，掩上门，出去了。崔钧毅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，他觉得自己真是没用。为什么要离开三余呢？他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应该干大事儿，可实际上自己不过是个可怜虫。

看着张姨出门，他竟然觉得特别不舍，竟然无谓地希望她在自己的身边多坐一会儿。张姨还会进来吗？他闭上眼睛，说不清，自己是不是盼着张姨再进来。

可是，外面有人摁门铃，是老宋来了。只要张梅不在家，老宋隔三差五地会来看张姨。老宋在客厅脱了鞋子，径直走到隔壁的卧室去了，又过一会儿隔壁传来有节奏的晃动和磕碰声。张姨压低了声地喘息着：“你啊，疯啦，今天怎么这么大力气？”要说，老宋是个好人，还是他的恩人，可这人也实在讨厌！崔钧毅想着，又觉得自己是忘恩负义，现在是寄人篱下，哪里还能对别人说三道四呢！他努力不去听隔壁的响动，可是，耳朵不听指挥，过了很久，隔壁才止歇下来，他的眼角又湿了。